

经典文学

classical

上海魔术师

虹影
作品

重写海上花三部曲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上海魔术师

虹
影
作品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魔术师/ (英) 虹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 4

ISBN 978-7-5411-4279-6

I. ①上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3129 号

SHANGHAI MOSHUSHI

上海魔术师

虹 影 著

责任编辑 李淑云

责任校对 文 诺

责任印制 唐 茵

封面设计 叶 茂
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0 mm×203 mm 1/32

印 张 11.5 字 数 220 千
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79-6

定 价 39.80 元

既然再也无法忍受，我们情愿独自留在雅典。

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

离天三尺三，月低眉，马下鞍。

《民谣》



纪念鹰屋 16 号

修订本说明

当年写这部小说时，我个人生活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，如同行走在钢丝之上，不管如何走，都免不了掉下悬崖。

于是我关起门来，饭菜都是从餐馆叫来，埋头写。做一个作家的好，就是你差什么，想象力就尤其发达。我设计了一对少年人在 1945 年前后的故事：加里王子和乱世女孩兰胡儿。一改往日小说凄楚与悲剧的结局，我创造了他们的世界，就像当年上海最美一天的霞光，光彩炫目。

他俩到底是不是兄妹呢？这点重要吗？想知道真相吗？

若是非要有真相的话，那么你只需要知道他们爱着对方，如兰胡儿所说，你活我活，三生三世，你死我死，此地此刻。

那是魔术，爱的魔术。记得最后完稿时，我个人的生活也出现了魔术。因此修订这小说时，我不得不在这里说，由于写这本魔术的小说，我没从钢丝上掉下来，而是安全地降落到地面。

目录

第一部	1
第二部	106
第三部	212
附录一 大世界中的小世界	331
附录二 大世界中的杂语演出	335
用杂语感受上海生活	341
——虹影的《上海魔术师》	
海上灯火梦中月	347
——读虹影小说《上海魔术师》	

第一部

1

“你知道《传道书》怎么开头吗？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”

他说完，手指敲敲孩子的脑袋，让孩子站定听他讲：“明白了吗？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只可能是我。我受主差遣，遥远的过去，开始做准备，先就写好《传道书》，你是本王的王子，最聪明最能干，千万不要忘。”

男孩早就点头了，一脸认真。

“不要不高兴听！我昼夜辛劳，见证一个一个新王朝，最后到达东方，我为你而来，不为上海。”

他看着街道上空一道灰暗的天，继续说：“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有人孤单，无家无母，极重的劳苦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”

“我难受，”男孩子突然说，“父王，极极极难受。”

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把孩子抓得更紧：他们正穿过城隍庙最挤泼翻的地方。庙前的大场子各式吆喝、各种香味。他得找一个马戏班主谈生意，想参加一个小场子。

我主，饶恕这些罪人的灵魂。在这个恶孽之城，我要向多少狗娘养的求情？

有一点不需要主提示，在这嘈杂的所多玛，他非得把这孩子捏紧不可。好奇心不仅夏娃有，亚当也有；偷孩子虽不是中国特产，想抓走这个俊俏男孩的人不会千年难遇。近来这孩子听话了一些，也许不会长成叛逆的该隐。

男孩子又在叫了，声音凄惶：

“父王，透气不过。”

他俯下身来，看到孩子脸色灰白，眼神满是恐惧哀怜。

“我的王子，”他严厉地说，“什么地方难受？这可不是香柏木宫。”

被他叫作“王子”的男孩，好像就要晕倒在地。小东西十有八九在耍滑，他蹲下，抓住孩子的双臂，“到底，什么地方难受？”

男孩子喘不过气来，双眼翻起一片白，手直抖：“每个地方，上下全身——玛玛拉，达达哈。”

这样子像癫病，一着急时，这孩子会各种语言一齐上。小东西已跟了他八年，健康得像条小狗，从来没有病。不然，主

早指了指别的路。

应当让他坐下，四周人来人往，没有地方可坐。附近有个摊子，卖臭豆腐的，香气扑鼻而来。摊主正期望地看着这一大一小。他扶着孩子过去。

“这位洋先生脸熟，”摊主热情地迎上来，“一毛四方，火辣火烫，随用辣酱。”

男人笑嘻嘻地点头，占了板凳说：“就借个座儿，借个光儿，孩子坐一坐就走。”

“不吃？”摊主笑脸一下子收住，“不吃别占座，您给个面子！我们做小生意，您洋老板，就抬举别人吧。哎，您——”他话没说完，瞧见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走来，急忙转头去招呼生意了。

男孩子按着肚子哼哼。

“到底，哪门子事？臭小子，耍本王花招？”

男孩子头垂着，只是伸出手，指着右前方。那边正有一大群人，有的在喊好，有的往里挤，不清楚他们围观什么。男人急了：“什么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里面，英赛德，”男孩子喘着气说，“里面有人折断我。”

“折断你？怎么折？”

男孩子痛苦万状地扭着身子。男人急得团团转，忽然想起一个办法，摊主正给另一个顾客盛一碗臭豆腐，他一把拿过来，“我们先要的。”他把碗放在男孩手中，“让他吃，吃完我就

付钱。”

摊主不会让男孩不付钱就走，这样他就可以离开几步，看个究竟。能让这个男孩发神经说胡话，必是天下最蹊跷的勾当。人围得紧密，男人费劲气力才靠近。不过，挤不进没关系，他个子高，已经看明白了。

是个杂耍班子。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，跪着翻身，上身反扑过来，肚子朝天，脑瓜从双腿之间伸出来。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站上她的肚子。小女孩两腮和嘴唇，点着红艳过分的胭脂。

这一招叫“翻天庭”，他不是第一次见到。围观的人群喊好，撒钱的人却不多。一个双鬓有点灰白的粗壮男人，在抱拳打揖转场子，嘴皮翻得快，声大如洪钟：

“观音娘娘身边玉女下凡神仙功！哗啦——各位看官洋钿哗啦——哗啦——哗啦，先谢过各位老板慷慨施舍！”

女孩被踩了几圈，班主喊了十几个哗啦，才有人丢出一两个铜板，班主赶快拾起。少年从女孩身上翻身一跃而下。

班主又高声一吼：“各位发财大看官宝眼看仔细啰！”

旁边走出一个青年壮汉，个头极大。他先一只脚颤悠悠地试试小姑娘的双膝，又试试小姑娘的肚子。周围人伸长脖颈。这个壮汉可能有两百斤重，场面有点吓人。连小姑娘也收起笑容，似乎有所准备。

“三百斤铁塔，山大罗汉，玉女纹丝不动也能抬上天！纹丝不动抬上天哪！”

壮汉踩上了女孩的肚子，女孩脸都白了，笑容很勉强。

那男人心里一惊，想起男孩，回过头一看，臭豆腐摊边凳子上没有人了。“不对，”他心里骂道，“臭小子，我上你大当！”他用力往外挤，可这时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，有些嘶哑的嗓门，痛苦地喊：“父王，我受不了。”他马上停住了。

“好！”人群喊炸开。他高过许多围观者，转过头一看，那个壮汉站在小女孩膀上，正颤颤巍巍专心做金鸡独立的姿势。

“停下，停下啊！哇呀，父王。”男孩已经痛得滑倒在地上。

男人说：“我是个洋人，弄出事来，管事的不照应我末途。”

人群更喧闹了，班主又在喊：“看官大发财！哗啦哗啦啦赏钱如泼水！今天大利市多谢捧场！”

他焦虑地抬头往里看，大吃一惊：那个班主满脸流汗地举起一个大缸，站在小女孩的身上的壮汉正要接过去。班主在狂喊：“金刚宝眼看清楚啰！下钱就显功，撒钱啰。撒钱神功不散！神功不散！玉女抬天！玉女抬天！罗汉不倒啦！山上加山啦——”

“杀人啦！”男孩子在地上抱住男人的腿惨叫起来，“杀人啦！”

孩子骇人的叫喊惊动了整个人群，有人跟着尖叫起来，“不

好啦，杀人啦！”一下子炸了场，也有人趁势去抢撒落在地上的赏钱。壮汉早就跳下来，推倒抢钱的人，钱币撒在地。女孩子喊了一声，鲤鱼打挺翻身跳起，来不及做个收势，就一头冲去抢钱。

男人一把拉起男孩赶快跑。听到后面闹哄哄中有声音在喊：“洋瘪三白吃不付钱！”“抓洋瘪三！”

他使着力气拽，不管孩子步子小跟不上，钻进没人的小弄堂，才停下来看男孩：孩子好像没事，气比他还匀，笑嘻嘻讨好似的看他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他真的生气了，在上海滩混饭吃，绝对不能卷到哄闹场面里去：什么麻烦都可以惹上身。

面临挨骂，男孩嘟着嘴说：“格辰光就是痛奇，浑身上下骨头啪啪响。”

男人想了一下：场子里小女孩身子如绢花一样折起，壮汉站上她身上时，他也捏了把汗。这把戏叫“内功”。主也不能保护女孩内脏脊柱。女孩不值钱，这种事常常发生。以前他们在各码头上遇到过这种杂耍，男孩只是不喜欢。这次不一样，没看见，怎地闹个死去活来？

反正已经过去，连那位卖臭豆腐的都没有抓住他们。真到了要付钱，即使一毛，也拿不出，也舍不得。

几抹斜阳搭在弄堂，在那些晒晾衣裤上添了些红光。正事正经办，赶快找那个马戏班主。他的王子跟着他，竟也吃不上

臭豆腐！这上海遍地是钱，怎就没有他的？

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。经书难道会开玩笑？他这样信神之人，会跳不出地狱？我主说了，不要与一切仇敌纠缠，他要以我名建殿，我必坚定他的信心。

琐巴王利合的儿子正往大河去，是啊，无论东方西方，主都让我得胜，主啊，但愿这不是我可怜的奢想。

2

满街说什么空中堡垒，怪怪的名字 B-29，要来炸上海。警报器一响，上老下小的市民，在家里床和桌子上垫了厚厚的棉被，纷纷钻床底桌底。不怕死的人，站到街头屋顶上看。

日本当局派人日夜守着报社，不让透露战事的消息。只消看大世界生意淡了，比多少张报纸消息都灵。

一辈子倒运的人，难言吉凶，这回居然运气轮转：做杂耍的天师班，走了一辈子江湖，搭草台班，做梦也不敢跨进大世界那道门槛，这回真要到那里面演出了。

师父说，能做几天草头王，也是大喜。整个杂耍班子兴高采烈地跟着他，一板车就拉足全套道具。

落在一席人后面的兰胡儿，远远看见大世界那扇大门：镂花铁门八字朝里开，光光色色贴着海报。她走进大门，警报器突然响了，刺耳刺心地叫着。

大世界门厅里一片混乱，人们慌张找地方躲起来，她一个人往楼梯冲去，一口气上了大世界屋顶花园，喘着气看天空：一排飞机竟然越飞越近，小机护着大机，险些要刮到不远处的国际饭店，呼隆隆一阵，飞了过去。

兰胡儿的布鞋浸在地上的一摊积水里。脚趾冰凉湿漉漉，她低下头来，恼怒地一跺脚，结果在大露台上踩出一个个花印。

几分钟后，她跑下楼梯，大世界门厅里已恢复秩序，往来着游客。圆柱大厅气势辉煌，大喇叭留声机里放的舞曲圈圈悠悠。进大门的人，往两排哈哈镜走去。

燕飞飞正在到处张望，明显在等着她。

进大世界那一年，兰胡儿和燕飞飞应当是十三四岁，一般高，形同姐妹。不过兰胡儿下巴略尖，燕飞飞稍圆，兰胡儿眉眼比燕飞飞俏皮，燕飞飞笑起来比兰胡儿甜，这是男女看客的评说，两个女孩自己没比过。

兰胡儿握着燕飞飞的手，往前走。游客们挤在哈哈镜前，笑得大开嘴的女人特别讨厌，没有一点儿体面。拖长脖子压短胯腿，叽格一下腰捏成两把，就这套玩意儿，兰胡儿从小被人逼着做这种事，从来也没人朝她笑。

她不愿看哈哈镜，而是看大厅。大厅里走着一个有韵有致的女人，大波浪髻发，鬓头插着珠花，开衩到大腿的绣花绣朵旗袍，走得昂首挺胸目中无人。

兰胡儿看傻了。那女子是天仙，跟她这种小姑娘比，活在另一个世界。女人下巴上有颗痣，笑起来更不像人间凡人。两个男子像保镖，跟在后面拾级而上。兰胡儿禁不住拉开手掌虎口，估摸那鞋跟到底有多高。

那女人来，猫猫精不是看人，而是让人看。

大世界外观仿西洋，里面却国色古香，相连的五幢楼，弧形排列，两座主楼间有一条百米天桥相贯。北面阳台宽大，还配了水榭与人工瀑布。

剧场里更是南音北腔，花样百出，放映新出炉的国产电影日本电影，英美名片多是战前旧货。评弹能让人久坐不去，评剧是沪上名旦坤角。

都说男人一进大世界腿发软，女人一进大世界跑得快：交际花喜欢来，姨太太更是离不开，过道上清雅素面的学生来看电影，旁边走着好不容易放假一天的女佣奔扬剧去。雅俗各得其所，各走其门。不喜欢来这里的女人还未出生。

师父已经警告多次：大世界正儿八经是比武场，心神儿不能分岔子，大世界老板派人到每个场子点空座，倒扣酬金黑心黑肠。

她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说：“上界大佛啊大佛，保佑今日后，大好运气转转！”

当她睁开眼睛，就发现师父张天师站在大厅里处，不耐烦地朝她们招手。两个小姑娘急急忙忙奔过去。